



◎ 藏传佛教文化丛书

藏传佛教史

ZANGCHUAN
FOJIAOSHI

尕藏才旦 / 编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藏传佛教史

尕藏才旦 编著

藏传佛教史 / 尕藏才旦 编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 2012.10.1

ISBN: 978-7-5421-2030-4

定价: 29.00



第一章 认识论巅峰的诱惑	001
第二章 以经典翻译为前导继承佛教精髓	044
第三章 宁玛派艰辛探索的轨迹	076
第四章 阿底峡正本清源	118
第五章 道果论的萨迦派	135
第六章 密宗噶举派的曲折道路	160
第七章 后来居上的格鲁派	173
第八章 藏传佛教完整文化型态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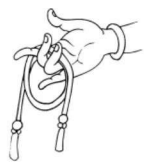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认识论巅峰的诱惑

藏传佛教，一个神秘玄奥又博大精深的文化形态·寻找它走过的曲幽小径，探求一种独特的文化风姿·每种文化都有自己艰难的分娩阵痛的经历，但藏传佛教的摇篮、沃土、基础是认识论的巅峰——佛教……



◎ 认识论巅峰的诱惑

藏传佛教是雪域藏人呈现给世界的一桌文化大餐。她造型奇特、独具风韵,尤其在哲学领域,可谓开拓者、佼佼者,是一株奇葩。她全面继承了佛教教义的精髓,又巧妙有机地融合了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她是如何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是佛教的哪一层面吸引雪域藏人信仰佛教?她走过了如何漫长的曲折道路呢?她是如何孕育于青藏高原,成为佛教的强有力支派呢?首先得从藏传佛教之根佛教谈起。她的目的地在哪里?……

佛教是人间宗教。

她关乎人的生老病死及六大烦恼,引领人类在精神上走向幸福境地。她的落脚点是生命。认识世界,最本质的就是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在认识主观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藏人在认识的道路上走过了那些阶段呢?苯教应该是先驱者!

生命是可贵的,尤其人类的生命更是如此。

生命的第一要素是生存,生命的存在离不开三大条件:第一是物质。生理机体离不开滋润的养分,作为物态化的生命是离不开物质营养的,这是最基本,也是首要的前提。第二是精神。人是有意识、能从事思维活动的高级生物。除了睡眠,人类在清醒、梦中和超感觉状态都处于思维之中。在四种意识状态,即意识、无意识、潜意识和深层意识层次中,都有意无意下意识地进行着思维活动,中枢神经都或快或慢地运转着。只要有思维活动,就必然会有精神追求、精神探索,并加以积淀、总结,进行归纳整理,寻找行之有效、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规律性东西,来指导自己的认识并规范行为。

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物质活动的最初往



往是下意识的、被动的、机械的、与动物属性差异不大。只有到了有意识的阶段,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才有机地结合到一块,形成一种能动的、自觉的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发育到一定程度,则分工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细致,而精神生产也趋于体系化,越来越广大深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利益集团、行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在利益上有依赖又有矛盾冲突,社会管理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当它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症结时,社会制度文化就应运而生,不断完善,形成多样化的,符合地域特色、民族心理、历史传统的社会制度文化。这则是生命存在的第三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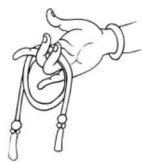
社会制度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屏障,也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保障。当然,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相得益彰,而在另一阶段,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却相互束缚,成为锁链,成为一种反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人们的生存条件离不开以上三种文化形态,而三种文化形态依附的土壤又是什么?是地理环境。

那么,雪域青藏高原的地理状态又是怎么样呢?

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很多生命科学家评判其为“生命禁区”。这方土地的藏人称自己家乡为雪域,说明白雪覆盖的广度,说明其寒冷、空旷、广袤,一种冷飕飕、寒飕飕的感觉。这么高的海拔,被世界称为“第三极”。虽然人们常说雪域高原是离太阳最近的地域,但太阳给雪域高原的光热却最低,无霜期最短,生物的成长环境最残酷。以西藏为例,年平均温度大多在零度上下晃摆,草木的生长期不过120天。从而可以明白,这方土地能生长出多少提供给雪域藏人赖以生存的粮食?全西藏适于种植业的田地不足全自治区面积的百分之一。可种植的也不过是一季熟的青稞、豌豆等低产作物。藏人获取禾类营养的艰辛可想而知,生存环境的严酷更是一目了然。

青藏高原不仅仅只是高,也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原”,它还是雪山的家园。喜马拉雅雪山绵延3000公里,就横在雪域的西南边陲。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还有希夏邦马峰等4座8000米以上的终年积雪的雪山,16座7000米以上的银巅,都排列在它胸口。至于6000米左右的雪山银峰则比比皆是,



珠穆朗玛峰

难以扳指数得清。除此之外,五条纵横千百里的山脉交织在它的躯体上,它们分别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横断山脉等。

大大小小、连绵延亘的各种高山峻岭,把雪域高原分割成深浅不一、宽窄悬殊的滩川沟壑。很难见到一望无际的平川草原,造成了地理环境的很大差异,也给物产带来了巨大的局限性,藏人只能生存在这样的高山牧场,或是深山峡谷之中,望山兴叹,望谷兴叹,无可奈何,听天由命。

冰川江河是藏人严酷生存环境的另一侧面。

冰川占据了这块土地的相当版图。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约有7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冰川储量达到34000亿立方米,仅青海省年融水量就为35.8亿立方米,西藏就可想而知。冰川自然是真正的无人区,藏人的生存空间不能不受到挤压。高原上还遍布着许多大江大河和难以数清的大小湖泊。在西藏,有森格藏布(狮泉河)、朗钦藏布(象泉河)、马甲藏布(孔雀河)、达果藏布(马泉河)、噶尔藏布、雅鲁藏布等大江;在青海,有黄河、长江、澜沧江及内陆河等四大水系,集水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276条。在其他藏区,也有数目可观的大中型河流。高山、冰川、江河,使藏人的生存条件变得异乎寻常艰辛困难,人们只能在高山牧场上以游牧为生,以自然索取来维持生命,有限的农业区域也离不开畜牧业,离不开补充热量的高蛋白畜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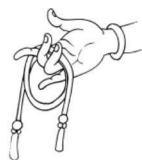
这样的地理环境给藏人的认识论观点便是:生存对于雪域藏人来说,是最首要、最紧迫、最关键的一关。其他均在其后。

生命显得极为珍贵,至尊至尚,有关生命的议题,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保护生命是头等大事。

在举步艰难地索取维持生存的物质条件之外,藏人几乎同步追求精神食粮。远古藏人在精神上追求什么呢?首先追求生命的安全感,消除生命对大自然的畏怯、恐惧感。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生命的尊严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

长期的观察,祖祖辈辈的实践积累,他们发现:头顶的蓝天云空中,存在着一个主宰高山草原、江河湖泊、万物命运的庞然大物,他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所有生命的前途。旱涝雨雹、寒冷炎热,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一切生命的生杀予夺大权都在他的好恶。只有和他发生联系,沟通了情感,建立交流的渠道,借助其宽容、宽恕、宽大、善良、善待、善念,雪域人类才有可能在严酷的生态环境里生存下去,才有可能遏制各种自然灾害,才能求得稳定、安祥的生活。经过长期的观察,凭自己对客观大自然的感受,最早的藏族先民把宇宙世界认定为三个层次,那就是天上、虚空、地脉,分别由善神“拉尔”、厉神“年”、阴神“勒”来掌管。

当时的藏人,在保护生命认识自然规律方面已有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观念。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却都是通过神来代表,以神来象征,让神来行使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形象和职权。由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还都是混沌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科技水平更是处于十分落后,从而遮蔽了眼力和胸怀,维持生存只能依靠大自然的恩赐,而与大自然的联系只能是通过各种神来进行。说白了,远古藏人只能仰天鼻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跪倒在大自然膝下,叩头祈求。保护生命的重担拱手交给了神灵,人类没有一点自主权,处



江河源头是雪山

于恐怖、紧张中,完全任神来摆布。

崇拜神灵、祈求上苍得有中介。雪域最早的神职队伍——苯教师,就这样应运而生,成为藏人认识论、保护生命的先导。

据藏文史料记载:自公元前825年出现第一个赞普以来,历世赞普(君主)都以“仲”(史诗、神话传说、传记故事)、“德吾”(谜语)、苯教来护持国政,俗称赞普的“三大法宝”。用今天的话来说,“仲”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文化知识、治政经验,以史为鉴。以史导向;“德吾”作为谜语,有着逻辑推理的内涵,帮助人们启迪思路,开发智慧,对未知事物进行推测判定,找出适合规律的法则,作为决策的参考。

而苯教师呢?

苯教为什么有如此的能量和魅力呢?

这是因为苯教早于王权诞生并形成体系,它指导着远古藏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论的方向,并参与了藏人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成为精神导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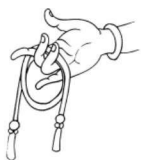
藏人除物质生产以外的第一生存要素。远古藏人生活在这片土地,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对生命的直接威胁,而不是人际矛盾和利益冲突。他们最需要的是认识论的导师,领着他们走出黑暗的时空隧道。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17000余年之前,人类就在雪域进行石器开发,为生存而艰难奋斗。在雪域高原,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地形地貌最复杂的当属岗仁波切冈底斯周围的阿里。阿里又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而早期藏人又有相当部分聚集在这儿生活。传说建立了古象雄王国。在王国未产生之前,苯教就在这块雪域高原上孕育、问世并成型。

据苯教文史资料披露,最早的苯教产生于距今5000~6000年左右。到3800年前后,由苯教祖师辛饶予以系统化、规范化、经典化,形成了完整的教义和仪轨。

既然苯教的发祥地在阿里,我们就不难理解神灵崇拜最早成气候的原因。恶劣的自然条件反应的是超自然力量,体现的是神灵的力量。神灵崇拜的仪式、理论也不断涌现,不断完善,并逐渐体系化了。

有这样多的神灵,其中不乏狰狞恐怖的凶神恶煞。他们勇猛凶悍,散布在雪域各地,占据了雪域藏人的心壁脑际,充斥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可想而知。他们导向的认识论又是什么样,也一目了然。当然苯教的终极目的还是服务人间,保护生命。通过各种举措,使出浑身解数为生命服务。但他们认识论的局限,只能是这样的理论观念,只能这样解释社会,解释自然。他们渗透进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搭建起了宏观的、微观的、纵横交错的服务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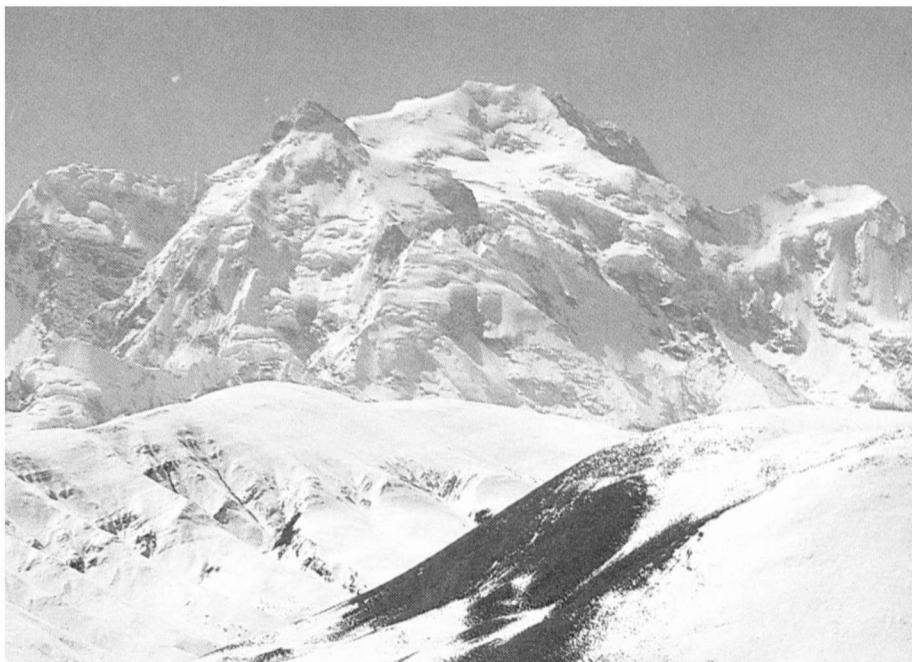
苯教的学说停留在浅层的,表象水平,只是摆脱了蒙昧阶段,从人本出发,开始争取人的能动性,还没有进入哲学的层次,没有深层次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人的生命与动植物等同起来。应该说,人类还是大自然的奴仆,完全依赖于大自然,听从各种神灵的摆布。苯教是远古人类“泛神崇拜”的产物,是“万物有灵”认识论的体现。苯教的主要宗旨是搭架人类与上苍神灵之间的桥梁,充当中介者的角色。而完成这角色的途径则是诵经念咒、禳灾驱邪、占卜问卦、巫术跳法、祭祀仪轨、主持会盟等等。



苯教理论体系中没有天国,没有地狱,没有彼岸世界,没有系统的教规教义,更没有教堂庙宇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它不讲来世,不讲彼岸。

苯教对世界结构的设计是神、人、魔。魔伤害人类,人类通过苯教巫师来请神,神去驱魔,人再供养祭祀神灵。它的本意自然是保护生命,保护人类,但其学说中缺乏积善积德、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哲学思想。它未能设计出天国美妙的境地,也未勾勒地狱的可怖,对人类的去归还没有设计出理想的蓝图。

苯教教义认为:在出现日、月、时节之前,宇宙就存在绝对胜利之王,并衍生出“黑苦”和“光明”两种皆然不同的现象。“黑苦”就是魔鬼、雷电、火灾、水灾、风灾、八万四千种疾病及人间的不平和怨恨。“光明”则是美德、圆满、恩爱、安宁以及各式各样的幸福和满足。苯教慑服“黑苦”,望其远去,乞望“光明”到来,常驻人间。为了这一伟大目标,人类就要不断地祭祀,普遍祭祀与重点祭祀相结合。可以看出,它的本质还是保护生命,向善、向光明,但苯教心有余而力不足。



希夏邦马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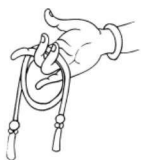


荒漠·山脉

苯教对所有认定存在的神都取了名,如天神、战神、山神、地方神、城堡神、阳神、母神、人畜保护神、财神、灶神、河神、风神、雷神……凡是与人类有直接联系,但人类又没有办法驾驭的自然现象,它都当成神在主宰,确定为一定范畴的神。这样分类的结果,也使众神的面孔明确化、层次条理化、使命分工化。但结果呢?结果是编织了无处不在、处处都有的神灵,把人类完全网罩在神的樊笼之中。

晚期苯教改变了早期苯教旧俗中的杀生祭祀内容,改用人和动物的替身——捏塑的模型,或者刻在木简上的人和动物形象,这就大大保护了生产和社会财富,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拥护。

苯教把世界分为三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两种生命存在。天上有神和神人,地上有人和动物,地底则住有饿鬼和魔鬼,或者地狱里的人。另外,大地上空游荡有精灵、赞等。通过苯教教徒广泛传播,担任象雄以外各土邦国的祭祀师,结合当地的情况、民族心理、物质条件,他们全面地创造性传播了苯教的宇宙观,使高原藏人的思想哲理趋向于统一的认识论圈子里。



苯教创立的林林总总神灵，使远古藏人在自己未认识的领域和自然现象面前，长久地依附于大大小小神灵，对自己的命运难能有主动权、自由权。只是通过祭神祈求神灵保护人类，驱逐鬼妖，使人平安无事。苯教师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牺牲其他生物来换取人类的平安及生命。

如何沟通与神祇的关系？苯教认为：用牲畜和鹿进行祭祀，人死后有可能托生成鬼神的。苯教不承认前生来世之说。他们认定“神”是人活着的时候保佑人寿的保护者。而“鬼”呢？不仅危害人之生命的，而且死后将其灵魂带走，变成饿鬼、游鬼继续危害其家庭和后代。因此，苯教主张对“神”进行祭祀，对“鬼”需要消灭。但消灭的办法不是毁灭扼杀，而是让“鬼”吃饱肚子赶快离开，不要纠缠、骚扰人间众生。苯教的推断是：“鬼”的一切活动，其核心是为了寻找食品，吃饱肚子，唯有施食才能驱魔。因此，苯教创立了施食驱魔的许多祭祀仪轨，他们一年四季分别举行祭祀。春季进行“牝鹿施”，宰杀四只无角牝鹿，取其血肉祭祀；夏季举行“立木祭桑”，以焚烧柏树枝和禾穗煨桑祭祀；冬季举行“本神血祭”，即在同一时期拦腰宰杀牦牛和山绵羊等雄性



高原精灵——藏羚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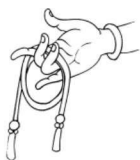


国家珍稀动物——雪鸡

牲畜各3000头(只),牦雌牛、绵山羊等雌牲畜各1000头(只),活活断其后肢,取其血肉进行祭祀。不仅如此,人有病痛,还进行“赎命还魂”活动,采取繁缛复杂的仪式。

以牺牲一部分生灵之生命的代价,换得自己的平安和幸福,人类不能不感到惭愧。而牺牲的生灵中,有不少(马牛羊)是藏人自己养育的牲畜,也有剜心之肉的疼感。长期的、一代又一代的反复祭祀及仪式,使藏人祖先有所厌倦、纳闷,期盼着生命以新的形式延续存在,人类能与其他生灵和平共处、共同昌盛。盼着认识论的新发现、新突破。

虽然有许多局限和不足,但苯教还是在艰辛地探求攀登认识论的高峰,依然是雪域高原认识论的探索者、开拓者。是他把远古藏人从混沌、愚昧状态中领到真实的自然环境之中,赋予了人性、人格、人权,开始建立起尊严、自信和希望。创造最初的藏文胚胎,即古象雄文字是其中突出的贡献。他们吸取邻近地域文字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堆集形式的文字,古人把这种文字叫作“达斯邦文”,也叫“玛尔体文”。“达斯”是地名,现在规范的称呼是“大食”,在藏语中是虎豹之意。据《嘉言库》载,辛饶弥沃师徒五人来象雄地方传教,



路经箭路(克什米尔),常有虎豹等野兽出没,所以把这一大范围地域定为“达斯”。辛饶很有可能借鉴、参考了他曾经传经授道国家的文字结构和形式,然后结合象雄人的发音特点、符号、思维方式,创造了“达斯邦文”。“邦”在藏语里是堆积的意思。他创造的文字分“玛钦”和“玛穹”两种。“玛钦”在古藏文中包含无所不能的宝贝之意。不管是“玛钦”还是“玛穹”,都是堆集型字母,现代藏文至今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和用来拼写外来语的5个反写字母、5个送气字母,每个音节的组成以基字为中心,又有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等,基本是每个音节都是“邦”(堆集)型,这就说明了“达斯邦文”与现有藏文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著名藏学家南路布在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之后,撰文指出:“苯教的一些史书说藏文来源于象雄的玛尔文……藏族最早使用象雄语大概在聂赤赞普时期,或者更早一些。几乎所有的苯教史都认为,聂赤赞普时代,许多象雄学者来到卫藏地将苯教经典译成了藏语。如果那时没有使用玛尔文,就不可能



藏北野驴群